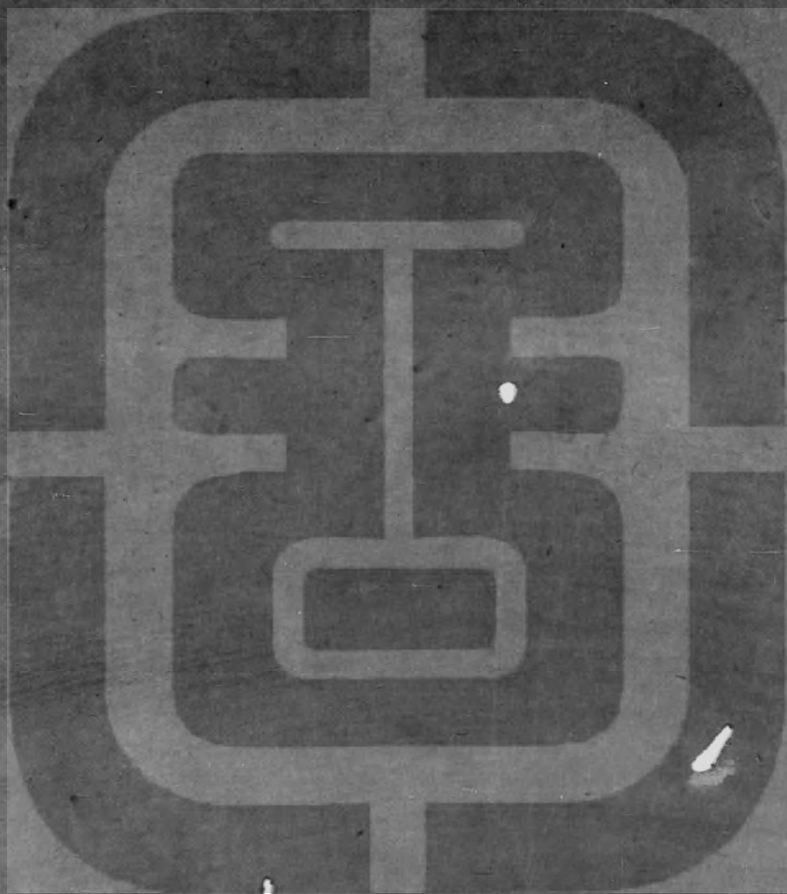


宋書



列傳第二十九

宋書六十九

臣沈約新撰

劉湛

范曄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竝晉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龍襲封
 安南縣王等與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
 請前世舊典弱年復有宗世情常自比管夷吾
 請葛亮不為文章不喜談議本州辟三簿不就

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為太尉行參軍賞賜
甚厚高祖領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以湛為功曹
仍補治中別駕從事中史復為太尉參軍世子征
虜西中郎二簿父勳一於江州府送送饗豐二
無所受時論稱之服終除秘書丞出為相國參軍
謝晦王弘竝稱其有譽幹高祖入受晉命以策
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
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軍
事悉委湛府進吐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
號徙為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
法奸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
虜陵王義真出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
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
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內
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牖酒炙車轆湛正色曰
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盃酒亦
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既至湛因起
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景平元

年召入拜尚書吏部郎遷右衛將軍出督廣交
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撫軍將軍江夏王義
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
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等事
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
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
書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嘗
及積在瑛為人改名長子曰

曰瑛字本珪瑛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

義恭亦為之陳請太祖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啟
事為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步
庶務八州殷曠專勵事重疇諮委仗不可不
得其人量筭弄二三不獲便相順許今汝湛啟據
傳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
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傳此
事直涉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
義恭性甚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為湛所

三
二
三
二

裁主位之間嫌隙遂構太祖聞之密遣使詰讓
義亦并使深加詰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
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且頗有怨言上
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事至此其甚爲
可歎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弼縫取其可
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
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群
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一歲時動止
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且此經

不必盡得彼之疑恣兼或由此邪先是王華既
止曇首又平領軍將軍毅景仁以時賢老落白
太祖徵湛八年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本州
大中正與京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
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
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湛代爲領軍將軍
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
後之甚相感說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
三管內任謂爲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

而湛嘗爲上客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
之力以回主心傾軼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擢
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察屬及湛著附錄潛
相約勤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劾故之父成未
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
辜遂就毅鐵干祿田敬文聞淺上負生成合門
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無愧如此義康擅
勢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
宰相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言必引湛

禮細繆善論治道并譜前事故事叙致鈺理聽
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加馬左右及羽儀
隨意分散不及不出以此爲常及至晚節驅煽
義康變轍朝廷之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嘗
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
慮其當去比入吾言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
字班虎故云班也遷丹楊王金紫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時上與
湛厚形迹既乖聲華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

三丁數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
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言無復此望禍至其能
久乎十月詔曰劉湛階藉門蔭少叨榮位往往
虛陽妄說夙著謝晦之難潛使密告水心即事
以宜誅屏朕所以棄罪略瑕庶收後効寵秩優
三未踰越倫匹而以忍忘克剛復廢靡厭無君之心
觸是斯發遂乃合黨連群構扇同異附下蔽
上專弄威權薦于樹親互為表裏邪附者榮
曜一衣乘運者推陷必至族觀奸匿為日已

久猶欲其然猶遺書曰

以來凌縱

恆言對容谷固所顧忘

兩宮豈

彭皇秦國都固亦達于

七曜遠度震

表災侵陽之徵事茲

情紳含憤義我夫

歎昔齊魯曾不綱禍傾

唯宣電斷漢林方

復收付廷尉肅明刑典於

獄伏誅時年四十九

三黜大將軍從事中郎

及一弟亮儼竝從

送

州湛初被收歎曰便

我

應亂殺我自是亂

為相譽為言正見今日如
士流所怪

范晔字蔚宗順陽人

如廁產之額為導所傷

伯弘之襲封武興縣王

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

就高祖相國掾彭城王義高

在軍參軍入補尚書外立

事史尋召為秘書丞父憂去職

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

行辭以脚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

軍還為司徒從事中郎頃之遷尚書吏部郎元

嘉元年及彭城大妃薨將葬祖久僚故並集東

府畢宗慶海時為司徒祭酒具下在言畢與司

徒左而為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聞北牖聽

挽歌曰無君我康大怒左遷

畢宜城太守不遷

乃翻書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在那數年通延長

邪相勸為惡惡不可
何遠生女輒殺之為

騎將軍泰山之子也母

以導為小字出

侯少好學博涉經史

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

從冠軍參軍隨

郎出為荊州別

轉

然為征

部

吏部郎元

集東

與司

牖聽

不遷

延長

通延長

沙王嘉欣鎮軍長史加營中勳將軍亮賜為宜都

太守臨 王隨高在官十六年母云報之以疾棄

時奔赴 公行又攜妓妾負所為御史中丞以劉損所

奏六祖受其才不罪也 關為始 粵三潘後軍

長史 南下邳太守及上澄為揚州不親以事悉

以委畢 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畢長不滿

七尺肥黑兀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

之屢調以微旨畢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

欲歌適謂畢曰我欲歌卿可彈曰華乃奏上上

既畢畢亦止弦初晉國孔熙之博學有縱橫

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負外散騎侍郎

為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

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係

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遂

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畢意志不滿欲引

之而熙先素不為畢所重無因進說畢外甥謝

綜雅為畢所知熙先曾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

之結厚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是始與綜

卷之三十一
六十四
禮記卷之六十一
魯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李少既屢
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
為數畢又與戲巽先故為不敵前後輸畢物盡
多畢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巽先素有詞
將盡心事之畢遂相與異言申莫逆之好始以
微言動畢畢畢不回巽先乃極辭書說畢素有
聞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生雖華而國家不與
姻娶巽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
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婿為是門戶不得邪入在

相與進而丈人以飲為之死不亦惑乎畢然
不台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為上所招待
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
獨被引畢又以此為怨心畢素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
及宣城之授意好乘離綜為義康大將軍記室
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為畢求解脫隙
復敦往好畢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
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君當王政以詆詛主史
便正大道之四訓況義康奸心疊跡彰著遐邇而

至今無恙臣竊歎焉且大槩常有將重階亂骨
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工
不納熙先素善言入文十六太祖必以非道妄駕當
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
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
太祖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所獎說亦有酬
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
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太
符軍之何史仲承祖者我康舊所信念是女衛命下都
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說密相結納
丹揚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勇勦思過
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
申義康意於蕭蘭心話及畢去本欲與蕭蘭結婚恨
始意不果與范木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
耳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
有王國寺法淨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
恩規相拯拔竝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
孫改名景玄以爲藏質寧遠參軍熙先善於治

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建領隊在臺省高
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為合湯一
劑耀疾即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
膽幹可施深相待結誓因告逆謀耀許為內應豫
章胡遵世藩之子也與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
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採藻隨之付以牋書陳
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匕銅鑷袍段綦
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醜採藻殺之湛之又謂畢
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乘隙相

美故其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
蕭思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
必無異同思話三州義故衆力亦不減質郡中
文武及合諸處須遜亦當不減千人不憂兵力
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略相署置湛之為撫軍
將軍揚州刺史畢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
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
美義康者又有別簿竝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
為檄文曰天休否相乘道無恒泰狂狡肆逆明哲

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勲重耳有翼戴之德自
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英睿聰明
獻藝技自藩國嗣位統天恩勞萬機垂心庶務
是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比年以來姦豎亂
政刑罰乖淫陰陽違舛致使豐起蕭牆危禍萃
集賊臣趙伯符積恣含毒遂縱姦凶肆兵犯躡
禍流儲宰崇樹非類傾墜皇基罪百浞豷過十
玄恭開闢以來未聞斯比率土切心華夷泣血
哀傷亡身之誠同思糜軀之報湛之畢與行中

行誥
軍將宜城川行左衛將軍孔
照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日月誠著幽顯義
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本心
斬伯符首及其逆黨與雖豺狼即戮王道惟新而
普天無主群萌苦天繼彭城王體自高但聖明在
躬德格天地勳送區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龍
潛鳳栖于茲六稔蒼生饑德億兆渴化豈唯東
征有鷓鴣之歌陔四有勿翦之思哉靈祇告徵
祥之應識記表宗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

正位辰極非王而誑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
齎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驛繼進並
命群帥鎮戍有常若干撓義徒有犯無貸昔年
使反湛之奉賜手勅逆誠禍亂頓視斷萌令宣
示朝賢共拯危溺無斷謀事失於後機遂使聖
躬溢酷大變奄隹哀恨崩裂撫心摧哽不知何
地可以厝身輒督厲廷頓死而後已熙先以既
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畢乃作義康與湛之事
凡人短才生長官貴在情用已

不問與物無恒喜也
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還加尋常方知
打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發至於盡心克己誠
與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
不敬故爲欺罔也豈肯藏逆心以招天殛所以
論遂致讒巧
事深心以愚不齒屬長無賴可下處交小
知諂進伺求長短共造

評教無辜凡在過量竟有悔悟而刑罰未加同
之元惡傷和在理威徹天地吾雖過過
在編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
外開物情士庶危解必在朝夕
濫延國家夙夜情誦心腹交戰朝之君子
度自畏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
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
其執終古所無加之剪戮力於摧朽邪可以
示眾賢若能同心奮發裂道懷義

功物業重送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
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
當推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
後吾當謝舉北關就教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
恨勉之勉之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衛陽王
彥壽右將軍南平王鐸出鎮上
彥壽等期以其日為亂而彥王不得發於十一月
徐湛之上表曰臣與彥壽本無嫌言中奏門下
與之鄰省彥來見就故漸成周旋之季以來

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全過未高
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謫聖時乃上議朝廷
下及藩翰罪屬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甚已具
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熒亮公合上將軍府
吏仲承祖騰尋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
所建以臣等蒙美康接盼文去歲羣小為臣等
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
不可失讖緯天文並有徵驗尋自來復具
此并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為

平人名

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
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

此由臣聞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啓震惶荒情無
措詔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曩素無行檢少
負瑕釁但以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類如樂壽
遂更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愈愈不識恩過猶
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
三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其夜夫等羣及朝臣
集羣於東閣止於省先已於外收綜及慶先

元弟竝管款服于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羣臣
以卿猶有文翰故相任權名壽期懷於節非少
亦知卿意難欺滿正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而
已云何乃有異謀羣倉卒怖懼不即言款上重
遣問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嬰先謀逆竝已各
款猶尚未死徵據見存何不依實羣對曰今宗
室磐石蕃嶽張詩設使竊發陛下鎮使來討
臣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必
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一左手據天下

圖右手刻其喉愚夫不為臣雖居下朝廷許其
猶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上復遣問曰
嬰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羣辭窮乃
曰嬰先苟誣引臣臣當如何嬰先聞羣不服笑
謂殿中將軍沈郡之曰凡諸處分符使書疏皆
亮羣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且如此抵蹋邪
上示以羣迹羣乃具陳本末曰文欲上聞逆謀
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辜重分
甘誅戮其夜上使尚書僕射何尚之視之問曰

卿事何得至此畢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
解畢曰外人傳庚尚言見憎討與之無惡謀逆
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
責方覺為辜君方以道佐世也人下無冤弟就
死之後猶望君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畢付廷
尉入獄問徐丹楊所在然後知為湛之所發變
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
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
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遜之曰使也
使先奉將三十作散騎前中下作賊使先於
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徇意氣之
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為奸
惡干犯國憲齟齬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會
私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
集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今斯比夫盜馬
絕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
田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趙
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幾少也抗

何痛慕烈之士之遺風恒墜崖之木事絕升躋
益之冰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鐵鉞詒誠方來者
便竟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
貪及視息少得申鳴自惟性惡 幸書以解數
言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由微者論
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
且勿違違存之中書若因死之後或可追存度
九泉之下少亦奉書奏貴所陳並天文占候識上
骨肉相殘之四書其言深切畢在獄與臨及配火先

乃... 考... 見... 綜... 仙童也... 好... 何是... 論... 山... 行... 獄... 傳... 事...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驚...

曰此其病也何事... 家人悉至市監刑...
... 家人悉至市監刑...
... 家人悉至市監刑...
... 家人悉至市監刑...
... 家人悉至市監刑...
... 家人悉至市監刑...
... 家人悉至市監刑...
... 家人悉至市監刑...
... 家人悉至市監刑...
... 家人悉至市監刑...

仍以于靈 畢頭及類畢顏色不覺畢之罪人阿

家莫念 及妓妾來別畢悲涕流連終日畢

味不可言 長色畢及淚而止終母以二弟自請

不出視畢言終曰婦人 人心人多也

畢轉醉子諱亦醉取地上及果皮以擲畢呼

畢為別賀 數十聲畢問曰汝志我邪諱曰今日

何緣復志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畢常謂死

者神滅欲古者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言言當相

從地下其語珍亂 又語人寄語何從天射天

無佛鬼亦有靈 自當相救畢亦不樂器服玩

竝皆珍麗姑奴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

盛樵薪新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畢子及子諱遙

叔董女孔熙先及弟休先且尔先思先熙先子桂甫

桂甫子白甲八謝綜及弟約仲承祖許 諸所遊

畢時年四十八畢兄 子父已亡者

及諸世 又建德後廣州諱子魯道之天 昭公王外

孫諱全 子命亦得遠徙世祖即位得遷 畢性情精

微有思 類多言衣裳器服莫一不增損制度

微有思 類多言衣裳器服莫一不增損制度

世人皆以六學之撰和香方其高之曰虞本多忌過
分必言沈宜易和盈斤無傷震言虛燥唐唐
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松多和羅之屬並
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藥之 蘇甲煎淺
俗非唯無助於藥列乃當彌增於六疾也此序
所言悉以比類明士庶本心之忌比度炳之零霍
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表表膏質純
比羊玄保田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桂
木道人沈宜真易和以自比也畢獄中與諸
以自序曰古狂豐覆滅豈復可言女寺
以鼻人棄之焚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
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願學問晚
成人季三十許政如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
化推老將至者亦嘗未已也往往有 解言乃
不能自盡為性不專注事 五心其思復憤
閑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道解處
皆自得之於曾懷耳文章轉進但求思樂所
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取作文

士文意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害其旨類者
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之
巧圖續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言以意爲
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言以文傳意
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匱耳此中
情性旨趣千條百曲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
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官
語清澹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
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

若爲空談奉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勢易文
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道也
所稟之分猶嘗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
遠致以地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
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專導統緒
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一言思老氏最有
高名既恣情無制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
所得唯忘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
也吾雅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

詞可至於稽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
貫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徃徃不減過秦篇嘗
其地方雖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
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一公多日使見文
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不得入意
復未果贊自是天文之際思殆無一字空設奇
變不窮同舍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
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
多自古曲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
之少譽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雖
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矣至於
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強外之
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皆能
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度中未有一毫一以流
不傳矣吾書雖小有一不似以竟不度
就毒愧此名畢自序竝實故存之為幼而整潔
衣服竟歲不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歲少時足
吳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終如履言

史臣曰古之入云利令智昏其矣利害之相傾
劉湛識用才能實為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為
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
而義康數懷新計苟細
義康亦何以異哉

宋書六十九

列傳第

宋書七十

義康

臣流 約 新撰

義康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其先自魏末
徙居京邑其父湛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曰此
下餘歲為姑夫王弘所
章句之學而
命之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並不就彭城王
義康亦不為事司祭酒義康不好文雖外相

長安... 劉湛... 從母兄也... 附已而... 不... 大相... 疾免官補銜... 疾不拜... 宣州... 義慶雅好... 諫參軍

夏之... 宣城太守... 孫中...

郭以... 職... 為太... 中庶子元嘉二十...

六年... 尚書... 吏部郎... 其秋大舉北伐... 淑侍坐從

... 今當... 趙親... 檢王... 宗今

其... 封... 書... 扁太

相... 德... 何... 以當... 出為

征北... 東海太守... 始到府... 引見

曰... 朝廷遣... 官...

以光... 中... 南侵...

至... 使... 議...

聞... 公...

寇... 間... 陰

... 圖... 其

情... 於... 無

於能濟人乃言公孫大將軍孫資長史張

懿世出少關上國漢之象臣寇傾淪攻制之

師空自舉數為動時急戰是旅上上訓空簡

信靡族自出殺盡其衆

患泉無天身粉粉珍姬風流言言

消陰之道懸烽以咸陽之警言然而切端虛實

人臣先彰校索能論詭既顯綿地千里彌

阻深表重言竄後先人逼捨險行之習競

之利今觀是注生上膏泉動津陸陷益

在格其為表已單水粟百八條水富於世選

必傾實八河隘扁固亦亦隨滅所謂栖鳥於烈火

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左實繕淮

內竊謂拯扼閩或舊中史為尤棄之京土上削言

稱非限此要荒猶弗悉割况聯

旬數州雜列邑穢瘠

立賦二千不并下高食育厚倍於

於鹽酒什一而雜官以課賦願履畝以稅既協農

和戶豈豐心人合銳

戒謂官軍入鎮中要將軍之士直衝中台辭招推
受之將與為板築之下抽登臺臺之間嘗之以
林火書報之以如露露俄而昭之賀闕皇北聞至武
貪而無謀長而不整迷
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其
僉策以兵權願景人謠言緝命宜選敢悍數
千驚行流掩偃旗重裝甲鉗馬銜枚檜稽而
長厭不陣崖讓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服移
三不之無不食肉饒獸龍言冰解雲霧散掃洗哨類

山如有決罟漏網後窠退穴命淮水
適其還逕充部動卒梗其歸途必空勇元雄懸
首靡下方將隻輪不反戰轉無旋矣於是信臣
屬威武士繼力得時接陰鞞析照言若其偏道
三亂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顯默
敵虧川谷蕩然負負塞
命憑城借士則當因威屏卷乘機
士曰星流電燭徐言嚴之六兩湊雲雀集慶亂秦溪之
其搖濱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植銜索之

枯幾何不憂靈是由潤澤而漁焚艾林而狩其後風
之儻輕釋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持之餘
聖帝弔綱悲之鬼然後天二
樞運六衆
靈外言蓋
丙途翠華東幸經啓州

勃燕然後銘方乃奠山沉河創禮
吳之遺則貫軼商
友之崔豐又今衆賈崇拳勇而將
術疎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邑無驚焉赴之
急家緩覬戰之勤闕閱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
亦焉採之法庸未既歟其乃邦造里選推論深

切躬探盡幽新帶尋遠
有沈明能照後備
日宣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
懈飛貴知窮首起
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
益損之宜能聯合民
心愚叡物性登舟
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
上說辰監下弭素言足以安

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
右別其

旂章榮真班祿出得專
譽使不稟命
上帝折節
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
均淮陰之授必有要
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
暴狠內外侮棄始附之

衆分後無序盡以威利勢必攜離首順之徒靡
然自及今涑繹故典灑土纓綬前羽焉幽播折
首凶狡是猶眇者頽明委之思步切商過會
功終易感劫晉在於善

縱反間汨惑心耳發險易之前藉

其猜伏拂其嫌嗜以連率之貴計以析壤之

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則堅圍可

解馳羽而巖邑易傾必府以南土崩枝幹瓦裂

以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吉也

應唐肅國反駕趙公還石盡興誦之遺甲也

之效臣幸得出內屆禁游心明代澤與身之思

隨年行無以逢迎焉運測計法今塗有遺鏃

蔓未息蜂敢思涼少剛因施但之幕既之招

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觀部

謨終晁之抗辭杜敗之

關上竿燭郭之敬義收下策自恥懦不智不綜

微敢靈時見無會昭赫淑喜為誇誕無為特人

所謝始興王濟嘗送錢二萬餉淑一宿復遣

弘治四年

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表司
直之視館敢寫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枉泉
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之無或違或懼非郊
贈之禮觀饗食之資不虞是也是

有憎焉常圖旦夕奴及咫

以為胥授失旨矣也先幣魯附庸臣

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

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傳義一猶或非之况密通

句欠何其衷益之也籍悉二三諸侯有以

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

廉好是潔潔直以不邪之故而分負聞天下寧有昧

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唯執

事所以圖之遷太左衛率元凶而弒逆其

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乃

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又在明

日便言行大事望三相與力淑及斌曰自古

無此願加善惡劭怒變色左右皆動斌懼乃曰

臣昔忝伏事常思劭節况憂迫如此輒當竭

三

身奉令淑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
幼時嘗患風或疑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
當克不淑曰君不疑之地不克也既克之
後為天地之所不容大

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

一段又中破分斌法 又左右使以

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

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僮車奉化門催之相

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因命左右

與手刃見殺於奉化門外時年四十六劭即位

追贈太常賜贈甚厚世祖即位使顏延之為

詔曰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敝并國危希遇

其人自非達義之 識正之深者 北抗心衛

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

洽妻尚自慈當要逼 禹辭道

逆氣震匈當黑虐刃交 古之懷忠

隕難未去出其右者興 平心宜在

加禮亦於宋有臣焉可 日忠高

加禮亦於宋有臣焉可 日忠高

公又詔曰袁淑以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
哀特所矜懷可厚加賜卹以慰存亡淑及徐
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三月家於具長給直不祿
文集傳於世子幾數務

疑太宗世御史中丞出為

四方國反兵敗歸以補劉湛府主簿

諸子竝早卒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舜華朝露
未足以言也其間天遽會何足云宜任志去留

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
行路險而禾之斯遇謂七尺中存百年可保也
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恠寸陰而敗尺璧若乃
義重乎生空炳有豈投軀殉主其其人若
無陽源之節丹書何貴

列傳第三十一

書七十

列傳第三十一

宋書七十一

徐湛之

臣沈約新撰

江湛

王僧綽

徐湛之字孝源

口徒之
兄孫真

郡太守佩之第五也祖金之秘書郎父遠之尚

高祖長女會稽公主為征威將軍彭城沛二郡

太守高祖諸子幼以遠之姻戚將大任之欲

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後統軍為前鋒配以
精兵利器事克當即授荊州休之遺魯宗之子
輒擊破之於陣見宗遺魯宗之子
為高祖所愛常與江
永初三年詔曰永興公主
孫湛之特所鍾愛

致節之傳

兼常可

封枝江縣侯食邑五百戶年數歲與弟湛之共
車行牛奔吉寧壤左右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
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大義善自持持

事祖母及母並以孝謹聞元嘉二年除著作佐
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入奉東宮始建齊家
補太子洗馬轉國子博士遷奮威將軍南彭城
布二郡太守徒二門侍郎祖母
不拜復授二郡加輔國

辭以朝堂

將軍轉侍中加驍騎
加散騎

常侍驍騎如故會稽公三身居長安為太祖所
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
止臺內總攝六宮忽有不得意輒發突上喜懼

之初高祖微時貧陋過其嘗自新州伐荻有幼
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
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不節者可以此衣
示之湛之為大將軍
寺頗相附協及劉湛得
將致大辟處之憂懼

以告公主公主
宮既見太祖
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高祖納衣擲地
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以為汝父作此納衣會
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

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
中護軍

善於人信譽音辭流暢
以家產業甚

厚堂宇園池貴遊莫不
之妙冠絕一時門

生十餘人皆三吳
姸友服雜

豐麗每出入行遊塗巷
助元志

太祖嫌其侈縱每以
也並

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
有言

遣之共以名器服車
公已為之語曰安

或食臨汝錦綉
公棄於何

待中追論荒公靈休
之遷冠軍將軍并陽
常待以公上三憂不拜
啓同辭又言廷尉受罪

待中官至秘書監
荒公將官加散騎
長授出職漢之表
受然後

命固辭常待詩之二十一

始與之同後發
予所結

多不
為曉守款

所連乃請廷尉歸罪上

定今還郡漢之二十三

曰賊臣范曄死無先

逆法靜尼宣

往揚州入洛

有於物

蔽匿又令申情范畢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
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幸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
倫彰於四海藩林示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
不容自絕音翰言時相上來少意多旨

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

而不答惟心無邪悖以

又懷丹實

具如此啓至於法靜所人然先無誦知實不

早見關之日便覆聞雖晨光幽燭曲昭窮款

裁以正義無所逃刑束骸此闕請罪司寇乾施

舍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仰荷恩私
哀惶失守臣殃積罪深丁罹酷罰又應屏棄永
謝人理况奸謀所染負闕智愚淺闇於
禍萌士類未明其心君司野側目
眾議沸騰專信讎隙之口

駑下情非木石一不知西點二伏劔為易

而覷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
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方六貪及視息少自披
訴冀幽誠丹款儻或昭然雖復身膏草土元泉

無恨一居官次垢穢朝班序類何地可以自二乞
榮三庶放伏待鈇鎖上優詔六許二十四年服闋
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出為前軍將軍南交

州刺史善於為一風惠二行三之城舊有合

高樓湛之更加脩整南一粟竹繁

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一

浚花藥成行招集文士一玩之二時之盛

也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之

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

弘治四年一生肖漢

從事史二十六年復入為丹陽尹領太子詹
事將軍如故二十七年索虜至瓜步湛之領兵
置佐與皇太子分守 貞二十八 十春魯爽
兄弟率部曲歸順爽 以為

廟卒遠 圖特所獎納

田里不許轉尚書 射領書軍 時尚書令

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而也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
諸辭訴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職官記及令文尚
書令敷奏出而事無不摠令缺則僕射摠任又

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並奏免尚之
曰今僕治務所寄不共求也當而互相推委糾之
是也然故事殘弊所以致茲疑執持無所問時請
正之乃使湛之曰尚之文結 之雖為人

而朝事悉歸湛之初聖

委任沈演之庾炳之 卷五 湛何瑞

之華誅炳之免演之 至卒至又江湛為吏

都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上享

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山巫蠱事發上欲廢

勅賜瘞死而世祖不見寵故累出外蕃不得信
京輦南平王鏐寔平王宏並為上所愛而鏐妃
即湛妹勸上立之元言人鏐自言陽入朝既
重人失旨欲立宏嫌
不決與
人之屏人共言論或連

自秉燭繞壁檢思有寤氣者氣之旦其

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
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十四世祖即位追
贈司空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曰心製公又

詔曰徐湛之江湛士伯結門戶荼酷遺孤濟
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以居本宅厚加恤賜
於是三家長給之崇三子聿之謙之為元凶所殺
恒之嗣戾尚太五乃十五八南主蚤卒無
子聿之子孝嗣紹封齊

江湛字徽淵濟陽考身十也居喪

以孝聞愛好文義喜彈直琴無明弄術初為書

作佐郎遷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南譙王義宣左
軍功曹復為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

道濟為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
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
以為武陵內史還為司 事中部遷太子中
庶子尚書吏部郎隨 南徐州
刺史以湛為長史南東

二十五季徵為侍 任以 密 州大中正

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
領國子祭酒湛及侍中何休之領博士二十七

年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

一無所受無兼衣餘人嘗為上所召值弊衣稱
疾經日衣成然後赴止 餓而人求草湛良久曰
可與飲在選職頗有 劾嚴之譏而公平無私不
受請謁論者以此 正而上 舉 舉朝為不

可唯湛贊成之索虜 率軍出江上以湛兼領

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 以下集謚衆並謂宜
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

王在臣詎宜苟執異 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

王在臣詎宜苟執異 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

王在臣詎宜苟執異 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

使班劍及左右華之必將倒劬又謂上曰北
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新江湛可以謝天下上
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
命湛常請上曰江湛佐
見
乃為劬

長子偉之甥湛第三女

湛具詔草劬之入也湛止上以呼譟之聲

乃匿傍小屋中劬遣收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

士即殺舍吏乃得湛之湛以據窓受害意色不

流時年四十六湛五子恂恂恂法壽皆見殺

初湛家數見怪異未幾少日所眠牀忽有雲升

血世祖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論曰恂簡公長子恂尚

太祖第九女淮王長公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

有大成之度弱季象

練悉朝典季年二太知

上亦慈不自勝冀封

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

王文學秘書丞司徒左三良史太子中庶子元嘉
二十六年奉使尚書吏部郎中吳堂大遷寔議流
諸悉人物拔才舉能言其分二十八奉使信
中任以機密僧紹沈
能高人

先是父曇首與王華等

才既劣位過亦鮮 曰綽世中 郎蔡興宗

白弟名位應與新建齊紹石今日益由姻戚所
致也新建者弱之封也及出侍中時年二十九
始與王濬嘗問其季僧綽白嫌蚤遠遠巡良久

乃父其謙虛自遜以此元嘉末太祖所以
為人念以其季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天皆
憂焉從兄微清介二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
綽乃求吳郡及廣上立許人 為丞
世上獨先召僧綽具言

朝舊典勅於東宮夜 啓聞上

又令撰漢書以宋廢 古言撰書 遂與父若

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及立南平王樂

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 湛之 印湛之女

錄妃即述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復
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
臣謂唯宜遠斷不可嘗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願以義割恩寡小不人言如初無

煩疑論淮南云以石符

機雖容易致宣聲不可信矣以取笑下事

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設勸三
思且庶人始亡入將謂我復慈愛之道僧綽
曰臣恐下或之後言陛下唯能慈弟不能慈兄

王默笑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精
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仁君不直及勸祇造
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
於此勸既立轉文部委守任事在二
凶傳頃之勸料檢太祖

僧綽所落髮士并廢人收時季三

十一因此后北第諸人以為僧綽有異志并

殺僧綽明各太學博士賈匪之人明請司馬文

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英等世人明世建昭散

時高帝命金紫左補大夫懿曰懿食初太監西空
地一區吳特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為
周顛蔡後宅其後為宅 又為晉武王司馬
宅宅皆以凶終後給
為凶地僧祿常以正達

為第如乾造築才 人居下貝子
身國尚書右僕射 昇明末為

史臣曰嘉矣宋氏之家難也 離孽所鍾親地業
極難復無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穴隙內兆邪

外與天性既離 變歎同盡探水佳生謂能非無
前覺易猜防之道有未定一 世祖弱年上輕躁夙
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 當壁之重一將由
愛立臣主回疑事 必新 使 命不
待賢則密禍自銷也

欺我哉昔以濤舉

後事委之而年公短世 緝網繆主

以國重而官車 晏駕二臣並以道

高兩代昨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

宋書三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宋書三十二

沈約新撰

文九王

文帝十九男元皇 止功 淑 濟路淑媛

生孝武帝吳淑儀生

昭王紹殷脩華生竟 建平宣

簡王宏陳脩容生東海 有謝容華生晉熙王

昶江脩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脩儀

生建安王休仁刑美人生晉平王休祐蔡美人

生...

生海陵王休茂 董美人 生都陽哀王休業 顏美人 生臨慶王休倩 陳美人 生新野懷王夷甫 荀美人 生桂陽王休範 人生巴陵哀王休若 劭 濟 誕 禕 渾 休 茂 若 孝 獻 王 義 真

繼廬陵

南平穆王鑠 字休之 文帝 四子 元嘉十七

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

鑠領石頭戍事二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

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時大

方事外略乃罷南豫併壽陽即鑠為豫州刺史

尋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進號

平西將軍讓不拜索虜大帥拓跋肅南侵陳穎

遂圍汝南懸瓠城汝南 寸帥 心保城自固

賊晝夜攻圍之憲且守日 天

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 中負尸

以及又毀佛浮圖取金 以為大鈎施之衝車

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

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因薄攻城憲

弘治四年 宋書卷三十二 監生肖漢

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
登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
一當百殺傷萬計汝
向之不流相拒四十

餘日鑠遣安蠻司馬

軍藏質

救之虜燒攻具走二十七

大敗

伐

出師鑠遣中兵參

胡盛

出汝

山上蔡向長

社長社戍主魚爽委城奔走既克長社遣幢主

王陽兒張略等進據小索為豫州刺史僕蘭於

大索率步騎二千攻陽兒陽兒擊大破之到坦

之等進向大索勞楊氏德張和各起義以

憲坦之僕蘭奔虎牢會王陽兒等至即據大索

因向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日繼坦之虜未

昌王宜勤仁庫

救虎

之

虜乘勝逕

進於尉氏津逢康祖康

賊

壽

陽因東過與壽會於

八年

虜荊州

刺史而爽及弟秀等

曲詣鑠歸

月鑠所生吳淑儀薨鑠歸京師葬吳淑儀不任

時江夏王義恭領兗州刺史鎮盱眙丁母憂還

京師上以充土彫荒罷南充併南徐州置別置
淮南都督任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欲以授
繼既而改授散騎常侍將軍領兵戍石頭
元凶弒立以為中軍
入討劬屯兵京邑使鑠
以鑠為使持節知
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常侍

親自以
東府以

侍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餘如故即迎高祖
神於宮內既世祖年諱厭和祈請假授位號使

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濟俱歸世祖

即大法上迎鑠入宮當時

鑠給之進侍中司空領

侍中鑠素不推事世

以食中事殺之時年二

子敬徽敬端敬先敬猷嗣官至者門即敬端初

三安南將軍官至後

廢帝景初年，廢帝繼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
逼之，江氏不從，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
江氏猶不肯，於是遣使召弟敷、敷弟淵、敬先
報江氏一百其夕，廢帝宗即，遂贈敬

敬侍中，謚曰懷王。追身有以黃門侍郎，謚曰悼。
袁陔封孝武帝，十八年，其子，產字孝仁。

為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宗
子，為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宗

子，為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宗
子，為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宗

二年，謀反，誅國除。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

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年平王食三二千

戶少，而昭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尚，立

第於鷄籠山，盡山水，他國一

階二十四年，為中護軍，石頭成事，出為征

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為尚書令，領

騎將軍，元嘉二十八年，徵為尚書令，領

為散騎常侍領兵營將軍山州刺史世祖入討
劭錄宏於山世祖先嘗以手板與宏宏遣左
右親信周世祖齎三策世祖喜平以為尚書
左僕射使奉迎宏也

射如故臧質為逆宏以從上五十一人入六門為

人謙儉周慎禮節接士以政事上甚信仗之

時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吾聞建國之道成於

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非

正同軌後上其則秦殷之敗語讜言上謂宏曰

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建禮

禮而崇實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懸

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擢天

而重農辰辰禁奢久而地誥通山澤而易

梁固已滿內仰道天下如德今復開不諱之

將自辭之路四海希臣

不悉心謹條鄙見置諸

龍言夫用六之道自十五所推項丁亥未豈豈信官修

而卒不事一練兵非可自言且况為之職多非六才

或以資其厚之系加或以祿賞帶幣或寵曰權門恩
自私假託無將領虛尸榮祿三於邊城盡趨不
驛交馳而望其擐甲姓一立功闔外聲名緣天求
魚不可得矣常謂臨 香出八八驪馬合

之眾隸這次之主貌跼前乘有若胡越此能復
其同力以危濟難八奔北 主覆敗繼有今以
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權
二三甲為其掬統令撫養士六 仗恩信先加農小
校遺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承其心使動止

知進退中律然後言欲觀豐因時而動推
三折衝三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
死所以張卷効無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
不由恩著者六 具生人 昔者一畢其方考心

今加敬騎常侍將軍 知進權垂平物行尚書
衛輝中言置尚書一 文故宏少而多病大明

二年突動以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突動以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一五年為中書監知故給班劍二十
 人上痛悼三日五日朔望輒出臨靈白為哀誌銘
 守中書監揚州刺史
 又詔曰宏夙情業出素
 心令續華生未及此
 言
 日
 太迫可倚輔
 仁三三三難衰患淹時電不至禍言圖祐善區設
 一三承請驚為悅地慟五寸及殯正生未返舉目
 如昨而貴對遊娛緬同千載哀辭纏綿嘗痛
 卿情均休戚重以周旋并少時奄成今古
 開開傷感當何可言五年益山諸第國各千戶生

方也益子景素少愛交美有

父恩文也
 宣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從

陽南譙二
 守將軍如故中書侍郎不拜監

南豫豫二州
 事輔
 軍南豫州刺史又

不拜太宗初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左

衛率加給事中冠軍
 齊州
 丹楊尹

兵興太守使持節監沙
 諸軍事湘州刺史將

軍並如故進號
 將軍泰始六年都督荆湘雍益

梁寧南其泰八
 諸軍事左將軍荊州刺史持

節如故徵為散騎常侍後將軍大常未拜授使

持節都督南徐州兗州諸軍事鎮軍

將軍南徐州刺史程鳴亦範為逆景素

兵眾以赴朝廷為石平進號

鎮北將軍齊王為南兗州景素解都督時太祖

諸子盡殂眾孫唯景素長建安王休祐諸

子並廢徙無在朝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

才義之士傾身而後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

言不屬意焉而後帝在凶失道內外皆謂景

素宜當神也命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

楊暹長阮佃夫並太宗舊款貪幼少以及其權

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

景素防閣將軍季符景素旨怨恨因單騎

奉京邑告暹長佃夫景素欲反暹長等便欲

遣軍討之齊王及符景素保持之

謂為不然也景素亦追世子延齡還都且自

申理暹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

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
此稍為自防之計與司馬唐溫江河李穆錄事參
軍陳郡殷瀾記室參軍許陽蔡履中兵參軍
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
軍死顯
無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潛等為瓜牙李穆薦
從弟豫之為參軍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來
京邑多與金帛要結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黃
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
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並皆響附

人職不得志者莫不歸之
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之謀撥石頭韓道清
蘭之齊王使同若不回者圖之候廢帝出行
因眾作難事克奉曰素景素每禁駐之未欲忽
忽舉動運長密遣傖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
為異計景素知為運長所遣即斬之司馬孫
謙送首還臺元徽四年七月垣祗祖率數百人
奔景素云京邑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
便舉兵負戈至者數千人運長等常疑景素有

弘治四年
宋書卷三十一
監生肖漢

異志及聞祗祖叛走便篡嚴備辦齊王出屯玄
武湖冠軍將軍任農夫黃回左軍將軍李安民
各領步軍右軍將軍張平率水軍并北討冠軍
將軍南豫州刺史段榮為鄆統其餘眾軍相
繼進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府城齊王知黃
回有異圖故使安民佛榮俱行以防之景素欲
斷據竹里以拒臺軍垣廩延祗祖沈顛等曰今
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
可一戰而克也殷滿等曰爭不能農夫等既

放火燒市邑而垣廩延等各相顧望竝無鬪志
景素本乏威略恆擾天下知所為時張保水軍泊
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並刺延使手自相
要結擊水軍應時推陷斬張保而諸將不相應
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池先衆叛走
垣祗祖次之其餘諸將相率力戰
臆力欲下臺軍節節而配兵力甚弱猶力戰
不退於臺軍下臺軍不能禁然後退散
右衛將軍張倪奴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

京城倪奴為景素新之伴年二十五即葬京口
垣慶延祗元左昭賀文超竝伏誅殷瀾蔡履徙
梁州白守穆先遷官故不及禍其餘皆逃亡值
赦得免景素既敗曹人之反生違道之節鄭蘭之
之謀道清等並誅黃回高道慶等齊王撫之如
舊曹景素子延齡及少子竝從誅其年冬封長
沙成王義叔子勳第三子恬為秭歸縣侯食邑
十戶繼武後順帝昇明二年卒國除張倪奴以
素功封武陽縣侯食邑千戶景素敗後故

記云齊景素之誅故主簿何昌為堙上書於景素
之官齊受禪建元初故身小亦秀才劉璉又上書
曰臣聞君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
主而焚於火何則一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
恃昔者墨翟在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
叔為衛靈公隱難於晉公卒禮之李氏一逝彊胡
之旗南望全秦之卒趙左不圖其功賜以利劔
陳荏百首圖義志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
刑戮彼數子之有昆身栖主日雲之上而困於泥塵

之事 識以危行不容於世孤立聚尤於衆人
加譖 諂毀盡其中謗隙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
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
以歔歔奏樂子孟博所以慷慨 者也臣之母
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心氣疑霜霰
今琰鼎啓運人神 物主罪尚宥死寃必申臣
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
孝悌爲志者不以犯上 曾子不逆新而變知其
不爲暴也秦仁獲鹿知其可爲傳也臣聞王之

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其苦不見色帳下進
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
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
孝如王而不忠也 乎其可明一也當秦始皇元微
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
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 尚不棄
先君豈背人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
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
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本李蔚之蓬廬之寒

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李穆等宣簡王之舊也
王提挈以外之王虛已以厚乎天下之士尚不欲傷
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洎贈乎其可明三也
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詔於德明之末主母斷獄
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
子縲執系王冷然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
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冤疑咸息繇務
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國之紀也安有仁
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脩

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動之妖外無田
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一敏第宅無
高齋刻楹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
陵甲第又辭而不留兩宮之所遺珍玩塵於筓篋
無它屢私不恥內寵姬媵數人皆詔令所賜王
身食不踰一肉器用凡素時有肅錄云而王顧
謂何昌胤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
泰已歸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
獻太妃初嘉宋明帝新棄天下京師諸王又相

繼走命王乃徵入為太常奏下人上竝勸勿下
王謂為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為子不表親之
寃安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歸然比闕至若
志欲偃彊復應高統江漢何為當此崇受制於
人乎其可明六也三名高海內義言天山者自幼
懷仁士庶慕德於彼昏者忌明同於者毀正搆
弦為鉤張一作百行坐效噓皆生風壁會呈季
符負辜流詢事會議人之心權醜相扇鷓臬奮
王雖違慈離凶而誠分彌款情中多揮席

滿素虞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已
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阡外撫虞玩
為詮譯誠心殷勤備雷聖聽王若併張
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
論蒼梧
之衰德既彰羣小之姦慝彌廣不烈其
毒上不
可依時長王竝見誅鋤公卿如出虎
衆人翕
翕莫不往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
王心不
從利忘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
王宜與
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
覬寧當

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季五月以後道路皆
謂阮佃六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
道慶等傳構其事武人變亂更相恐脅至六月
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誹衆比聖部鄙兵駭僉言
累作垣祗祖因民情囂蕩揚聲比奔給辭惑衆
窮亂極禍會州久日都還說掖門已閉殊不知
臺中安不王既素籍異論謂為信然收率疲弱
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而後何圖兵以順出
逆動乎夫往來之人此此譁幻惑出聲

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
已至比皆登陴抽刃而朱方六月朔猶緩帶從容
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

備哉其可明九矣王聞空有難坐不安食不
言言及太后未嘗不交甲掩泣又臨危之際
益而嘆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豈不誠在
朝以天下為憂事自非深慮遠策莫能
不惟獨春春國家安危其可明十也六月三
兵之日上在臣救會難救難

所言之當時君臣之道... 夫為者有是邪為無是邪... 其有是討之何辜... 以被火之家豈違先王... 禮度要智方無所用之... 謂又乎果焚今日... 漢何始於天下哉... 晉三子之墓漢高定... 信定之祀存聖諸... 漢大梁... 晉世... 亦追三...

之克而記三孫為郎天比千般辛之罪人也... 已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 賊而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 誠蕩蕩嫉怨請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 明故四取具咸濟其今由三后馳光於萬世示君子... 榮其經碑小人服其義... 陛下尊英雄之高孰振... 況世之奇聲何至仍... 及世之異議以掩貴人之... 石名哉... 中外不明... 始始德... 懼方今之... 人不復為善矣且世... 興衰何代無有今... 善...

奇高世之後其能無所及隆立奇則良可廢何以
動後之能者伏願一問周漢四言之如後下為
不胤垂葉之如此也 能降明 詔 變 文 在 道 使 往 三
得先 謫 議 終 其 魂 賜 以 王 禮 反 其 葬 則 曰 公 之 從 也
若若 回 風 之 卷 草 也 一 問 鸚 鵡 鳴 皇 廷 則 曰 公 之 從 也
兩 騰 蛇 登 躍 而 沉 重 豈 具 但 傷 三 言 經 之
身如 橫 芥 神 高 聽 貌 終 焉 莫 省 自 欲 內 不 負
心 庶 將 來 知 王 之 意 耳 又 不 省 至 今 上 即 位 乃
下 詔 曰 宋 建 平 王 劉 景 素 名 父 之 子 少 敦 古 道

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年流運改宜弘優澤
可聽以王禮還葬舊墓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

二年十歲封義興太守食邑二千戶二十七年

封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亂起

取騎常侍世祖踐阼遷六宮出為東中郎將

督太守尋監會稽由 陽臨海永嘉新安三郡

三事孝建元年立東 揚州郡昶為刺史東中郎

昶如故進號後將軍 大明元年徵為秘書監領

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書將軍南陽城下
二郡太守又出為都督江州尋州之西陽豫
寧之新蔡晉熙二郡詔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
三年徵為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增置二千石
中書令中書將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
散騎常侍太常從世祖南巡坐斥皇后龍舟
免開府尋又以加授世祖廢帝即位出為使持節
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
事征北將軍徐嗣勳不加散騎常侍開府如故

和世祖論急不能進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責
民間喧然常去祖嘗有異志永光景和中此聲
轉甚廢帝既誅彥承公彌縱狂悖常語左右曰我
即大位來遂未常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
誅後祖表入朝遣典籤護法生銜使帝謂法生
曰義陽太守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一返甚善
又屢詰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禍
叛走迴逐彭城帝因此北討親率眾過江法生既
至祖即與眾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斬祖使

將佐文武悉懷異心視知其不捷乃夜與數十
騎開門北奔索虜奔母妻唯此獨愛妾一人作
丈夫一服亦騎馬自隨視家還都二妾各生一
子時太宗已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
尋並卒追封懷遠為池陽縣侯食邑二千戶泰
始六年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綬繼承政起封為
晉熙王燮龍衣爵食邑三千戶太宗既以燮繼
承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
亦有仁愛故識念命類
群品况在人倫可

忘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
北公雖孝道無替而曹此不怒自少及
鞠之關乃至休否莫關寒温不訪晨昏屏塞定
省靡四事無違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
難聞加惡備苦過於讎隙遂事情憤於上下姻義
傷於行路故妃郝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
以憂立用不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
奉已之餘播置羣下而諸孫縉不温體食以不充
飢付於姆姪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弃

若養其子繼纒比於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
方遠沙塞將一公脩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委女
累弱一弟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
第六子慶奉公為胤欲以毗整一門為公繼紹
但謝氏生何骨肉至親尚相弃蔑沉以義舍免苦
為難患胡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遂其公家前
絕蕃秩先是改謝氏為射氏時主幼時艱宗室
寡弱元徽元年慶奉年四歲以為使持節監郢州
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征虜將軍

軍郢州刺史以黃龍二年王奐為長史摠府州之
任明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討
廷慶遣兵參軍馮景祖龍象尋陽休範留中兵參
軍毛惠連州別駕高祖卒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
遣慶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復所生
謝氏為晉熙國太妃四年又遣慶安西將軍加
鼓吹一部順帝即位徵為使持節都督揚南
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坦以州刺史先是齊世
子為慶安西長史行府州事時亦被徵慶安備

將軍與愛信下會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
子因奉廢髮鑿平陽之盆城據中流為內外形
攸之平愛還京邑齊王為南徐州愛解督南
進督南取江州諸軍事進號中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遷守司徒齊受禪解司徒降封隆安縣侯食
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安王休仁八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
年十歲立為中安王食邑二千二百戶孝建三年為
書監領步之六校尉尋都督南兖徐二州諸軍

事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大明元年入為侍中
領右軍將軍四年出為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持節都督江州南豫州
之晉熙南豫州之西陽二郡諸軍事安南將
軍領州刺史未拜徙為散騎常侍入常又不拜
仍為護軍將軍出守南兖州如立少副愛帝永元元年遷
領軍將軍常侍符璽監元二年又遷使持節都
督南兖南豫南徐州諸軍事安南將軍領州刺史
尋拜州刺史未拜任留散騎常侍符璽監將軍

太宗遣左光祿大夫給敏以一器置可廢帝在傍
無道言言意憚以並囚之殿內殿後
身無復人理休仁又太宗山陽王休祐亦體立
虎光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之絕號為
諸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三年長
元所長憚改常銀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
凡少號為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
故竝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打
合掘地為坑穿實之以泥水埋太宗內坑也

太宗以其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為歡然欲
害太宗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
竝以笑調佞諛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佞
左右逢逼休仁所止楊太妃左右竝不得已順
命以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
時廷尉劉蒙妻孕臨月迎入後宮其其生男欲
立為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
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擔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
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侍

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肫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遊荆湘二州明日欲殺諸父便發其夕太宗克定禍難殞帝於華林園休仁即日推崇太宗便執臣禮明日休仁出住東府時南平廬陵敬先兄弟為廢帝所害雖未殞徐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先是廢帝進休仁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未拜太宗令書以為使持節侍中鄴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給三校二十五乘時劉道隆為護軍休仁請其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並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三十人出據虎檻進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摠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茂神結為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茂兄弟力增休仁邑四千戶固辭乃受千戶

一疏雖平其孽安都據彭城招引索虜復都督

此討諸軍事文增邑三千戶不受時豫州刺史
殷琰處壽陽未平三日平之休祐先督征討諸
軍事休祐出領江陵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
始五年進都督豫司一州休仁年與太子隣亞
俱好文籍素相愛友及廢太子世同經危難太宗
又責其權譎之力太子初四方遣命兵至近畿
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親言其隆
朝野四方莫不輻湊上漸不悅休仁悟其已見其
冬表解揚州見許六年進位大尉領司徒國議

又加漆輪車劍履太宗末年多忌諱猜害備
甚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
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慮諸弟
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運長又慮帝宴駕後
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彌贊成
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
書以下皆往東府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
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既宿懷此意至是又聞
物情向之乃召休仁入見既而又謂曰夕可停

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
死時年三十九上寢疾久內外隔絕慮人情有
同異自力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詔曰夫無
將之誅諒惟通典知各自引寔有偏介劉休仁
地屬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
能弘贊國猷裨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
嫌側納羣小之說內懷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
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內外憂悚休仁規逼禁
兵謀為亂逆朕曲惟天論未忍明法申詔詰厲

辨覈事原休仁慙息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痛
情不自勝思屈法科以申矜悼可宥其二子并
全封爵但家國多虞豐起台輔永尋旣往感慨
追深有司奏曰臣聞明罰無親情屈於司綱國
典有經威申於義滅是以梁趙之誅既出穉過
來言之罰克入致動謹案劉休仁苞苴禍迹事
蔽於天明竄匿沉姦情宣於民聽自以屬居戚
近早延恩睦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往歲授鉞南
討本非才命啓行濃湖特以親攝仰遵廟略俯

籍衆効屬承奉運竊附成勲而亟叨天功多
自臧伐既聖明御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
無越而休仁矜勲怙貴自謂應摠朝權遂妄生
疑難深自猜外故司空晉平刺王休祐少無令
業長滋貪暴莅任陝荆毒流西夏編戶嗟散列
邑雕虛聖澤含弘未明正憲亟與休仁論
其愆迹辭意既密不宜傳廣遂飾容旨反相勸
激休祐以休仁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為
已力援故深相黨結休祐於是輸金薦寶承顏

一、一、 朝政遂無二、 不俱行三、
不四、 宿五、 集六、 語清七、 問八、 休仁九、 合十、 委十一、 屬十二、 惑十三、 甚
於計數說休祐使外託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
心謂朝廷不覺人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積怨懼
內協禍心既得贊激凶惡轉熾與休仁共為毒
謀潛伺機隙圖造變規肆凶若休仁致殞命
卒定維天誘而晉平國太妃妾那不能違意子
惡上感曲恩受懷不逞巫蠱呪詛休仁因憂躬
不和猥謀毒逆既道又常實人所為遂肆毒

庚申國刑而六國亦不自引厥辜天慈發厚誠
濟寧息賜金二息及美爵封爵弘風曠德貴
絕道古矣所以美惡流譽懲懼亂臣者也臣
等參議請宜遣降休仁為庚人絕其口籍見息
悉從遠郡休祐愆謀也宜亦宜裁黜其罪之釋
一同舊準收刑付獄云云詔曰邢匹婦狂

愚不足與計休仁知覺自引情有追傷可特為

大縣王食邑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

紹江夏國令還本賜爵鄉侯

休仁慮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曰
休仁致殞卿未且悉事之如未令疏以相示休
祐貪忍非政法網之所不容晉漢梁孝王淮南
厲王無它曩悖正以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嚙
聚斂為西數州之鯨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屢得
王景文精淵沈攸之等啓陳其辜惡言不可容
吾為兄弟之惡不欲致之以法且憂恨大明兄
弟情薄親見休祐之若苦之時始得寬寧猶不忍
問所以改授徐州其去朝廷近必慮能自後

章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微動高第妻滿倉甚
既憂為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粗有知解兼為
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時復異常頗與休仁
論休祐覺狀休祐以休仁為吾所親必應知吾
意云休仁言對能為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
結事乃復必同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
遂成難繼共為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
吾與休仁仁少小異常唯虛心信之初不措疑
爾猶虛心清閑之時非意脫有聞言吾近與休

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愛不復致疑休祐死後吾
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
之由彌日懊惋心神萎孰休仁又說休祐云汝
但作倭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為家從來頗得
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戲
奉言多乖實積惡既不可恕自休祐頌亡之始
休仁款曲共知休仁既無辜覺主相本若一體
吾之推意初無有間休祐貪愚為天下所疾致
殞之本為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

或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狼抗無賴吾慮休仁往
矣或生祟禍且吾爾日本辦仗往哭晚定不行
吾所以爲設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
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
甚與常異既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
參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疑
覺從休祐死後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
排閣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一日
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往雉場
中或敕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霄休
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日及在房內見諸
妓妾恒語我云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死去作
鬼亦不取汝取汝正是亂人耳休祐死時日已
三脯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侍仁從騎在右伏野
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請馬兩時諸
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曛不暇遠呼車吾
衣書車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
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意聞腹痛知必是冷

乃教太醫上省送供御高梁薑飲以賜之休仁
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穰敗今日了左右荅曰此飲
是御師名封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
信乃僂俛啞之裁進一合許妄先嫌貳尹事如是
由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自休祐死後每吾詔必
先至楊太妃問如分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國
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齎文書呈之忽語承
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虛心如舊不復
見信既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有
善心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
相識者布滿外內常日出入於廂下經過與諸
相識帥都交言及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
殿省諸衛主帥我相悉者無不和顏厚相撫
勞尔時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
言差劇休仁規欲聞知方便使屢度道人及勞
彦遠屢求啓闕覘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急事
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
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徃徃多同難否之日每

共契闊休仁南討爲都統既有勲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多挾背向旣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殞悲愍特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旣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即解兼欲存其白也予不欲窮法爲詔之辭不得不云

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知上與休仁素厚至於相害慮在後嗣不安休仁旣死痛悼甚至謂人曰我與建安季時相鄰少僂狎從景和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今有一事不如與諸侯共說權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不自勝子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冲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說之遂通好事泄遣還家賜死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臨

淮二郡太守寧朔將軍廣州刺史不之職廢徙
丹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還京邑襲封始興王
弟伯猷初出繼江夏愍王伯禽封江夏王邑二
千戶休仁死後還本與伯融俱徙丹楊縣後廢
帝元徽元年賜爵都鄉侯建平王景素為遂楊
運長等畏忌宗室稱詔賜伯融等死伯融時年
十九伯猷年十一

晉平刺王休裕文帝第十二子也孝建三年年
十一封山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為散騎

將軍增邑千戶遷侍中又遷左中郎將都官
尚書又為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出為使持節都
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右將軍豫
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
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定
亂以為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開府常侍如

故又改都督江郢雍湘五州江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改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反叛休祐出鎮歷陽督劉劭等討琰琰未平劭築長圍守之休祐復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開府並如故增封二千戶受五百戶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彊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付自重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哀刻所在多

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一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併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泰始六年徵琰為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將軍如故上以休祐貪虐不可益民留之京邑遣上赴行府州事休祐曰朕豈彊梁耶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在上苑景帝遣使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

曰以剛戾如此豈爲下之義積不能平且慮休
祐時不^能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
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息^不反令休祐射
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帝內左右
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
之上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分散不復相
得上因遣壽寂之等諸將追之日已欲闇與休
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
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後引陰因頓地即共
毆拉殺之乃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曰
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絡驛相係頃
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去車脚輿以還第時
年二十七追贈司空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
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時巴陵王休若在
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
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踰文秀墮地
驃騎失韉馬驚觸松樹墮地落^斫中時頓悶不
識人故馳報第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爲庶人

子仕奮早卒次子宣翊為世子為寧朔將軍湘
州刺史未拜免廢次士弘繼鄱陽哀王休業襲
封被廢還本次宣彥封原豐縣侯為寧朔將軍
彭城太守未拜免廢次宣諒次宣曜出繼南平
穆王鏘封被廢還本次宣景次宣梵次宣顯次
宣受次宣則次宣直次宣季凡十三子竝徙晉
平郡太宗尋病見休祐為崇乃遣前中書舍人
劉休至晉平撫慰宣翊等上遂崩後廢帝元
徽元年聽宣翊等還都順帝昇明三年謀反竝

賜死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
十一封鄱陽王食邑二千戶三年薨追贈太常
大明六年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封被廢
還本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
九歲疾篤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未拜薨大明
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為東平王紹休倩
後太宗泰始二年還本國絕六年以第五皇子

弘治四年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監生蕭漢

智丹為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
為臨慶王以臨賀郡為臨慶國立第八皇子躋
為臨慶王食邑二千戶繼休倩後明年還本國
休倩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門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
年薨時年六歲太宗泰始五年追加封諡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
七歲封巴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為冠軍

琅琊臨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郡三

郡太守將軍如故四年出為都督徐州諸軍事
刺史將軍如故增督豫州之梁郡增邑千戶明
年徵為散騎常侍左右郎將吳興太守復徵為
散騎常侍太常未拜前廢帝永亮元年遷左輔
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衛
尉未拜復為左衛將軍常侍衛尉如故又未拜
出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五
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率眾東討進
督吳興晉陵三郡尋加散騎常侍進號衛將

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晉安

關

二郡諸軍事

二年遷梁雍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

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

故增邑二千戶受三百戶前在會稽錄事參

軍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多受賄賂時內

外戒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

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竝不知沈居喪嘗自稱

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聚黷致有女奴私降

沈鎮西將軍又進衛將軍典籤夏竇期事休若

無禮較甚獄啓太宗殺之慮不被許啓未報於

獄行刑信反果錮送而竇期已死上大怒與休

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耶休若母加杖

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為監行雒州

刺史使寧蠻校尉割封五百戶四季遷使持節

都督湘州諸軍事行湘州刺史如故六年荊州

刺史晉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荊州事進號征

南將軍湘州刺史仍為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

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

弘治四年

監生肖俊

故尋加散騎常侍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
疑哀已譌言云有至賢之表太宗以言報之休
若內甚憂懼會被徵代休祐為都督高徐南兗
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
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
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因陳不宜
入勸割據荆楚以距朝廷休若偽許之敬先既
出執錄馳使白太宗敬先坐誅死休若至京口

王休仁又見害無懷危慮上以休若石和善
公誦編物情慮將來傾劫主欲遣使殺之慮不
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偽遷休若為都督江
郢司廣交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
四郡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
開府如故徵還召拜手書殷勤使走七月七日
即於第賜死時年二十四贈侍中司空持節都
督刺史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整車一乘休若
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

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為塗步郎
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意作天子
汝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會休若左
右人不能得東宮與書具道神語東宮與書答
師解神語東宮與書具道神語東宮與書答
云我識巴陵王左右宮與書汝何道
官與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為神語巴
道因達巴陵王知云莫莫
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

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准略亦不無騷騷且
肆間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未止詔若
百重音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
言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且卷有若
好之謠在西已奇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
休若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
相言習言非之徒恒說以道路之言印動之相與
言言為良之心屬在休若感德其息事休若
從來心逆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汝一應識

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臺下無本末還朝被貶至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評六位語次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焉積為臺下小非車過失上人被貶降我實憤然然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家朝廷生成之恩豈理推已具有音意吾使諸王在蕃游而一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見都政聞又三反道明等昔親為賊而死休在西天信遇之乃潛將往不旋

上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處奉因事事何如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廿六還朝在筵第與書事事請請於內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狼心得申者汝得守汝職汝作事非但事關計亦於汝言一切汝言汝白言人如令知盧江王言言在西州故上云汝汝也休若言冲始襲汝言言五年一在竟會齊受禮國除汝言言五年一在竟會齊受禮國除汝言言五年一在竟會齊受禮國除

也太宗晚途... 歲暮人所加先自至... 威... 刺以獲暴... 軀已... 和... 聖... 傷身之路... 未知攸適... 苦... 之戒... 慎勿... 為... 有以乎

列傳第三十二

宋書卷三十二



24624.2

H953.2

3827

